

时代写作
EPOCHAL LITERATURE

芭蕉
著

初 缠

CHU CHAN LIAN HOU

恋 后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初

芭
蕉
著



恋 石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DAI XIEZUO XIL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缠恋后 / 芭蕉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0
(时代写作系列)
ISBN 7 — 5387 — 1713 — 7
I. 初… II. 芭…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481 号

初缠恋后

作 者: 芭 蕉

选题策划: 彭想林

责任编辑: 邢爱光

责任校对: 邢爱光

装帧设计: 王丽娟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39 千字

印 张: 7.75

插图: 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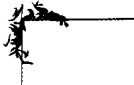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 — 5387 — 1713 — 7 / I · 1627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芭蕉

BA JIAO



芭蕉，女，75年出生，北京某杂志编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水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白蛇·青蛇》、《娜鲁湾情歌》等。



作者简介

假想生活(自序)

某天很清静的一个时候，我认真地看了我过去的每篇小说。几乎有些情节是被我遗忘的，我总是会惊讶地觉得那应该不是我的文字，看了一会，哪里来的那么多悲哀，哪里来的那么多生老病死，哪里来的那么多所谓的俊男美女，导致风花雪月不依沧海苍田不换的样子。

这些故事就好像成了一堆漂亮字符堆砌的一道墙，挡着自己的心灵与身外的社会和来来往往庸庸碌碌的人群。

那都不是我的生活。

没事也会想想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

有一次被人算了一卦，用的是联想牌手提电脑，我的生命在屏幕上看起来是一些小方格和几条红色的线，从八字到五行，都在咔咔作响的键盘上信手拈来，几十年的光阴在不足一个时辰之中便透彻了。

透彻了，好像照一面立式的穿衣镜，哭的笑的表情都被自己看到。这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在镜子面前是没有

表情的，大不了是换了新衣时的窃喜。

有钱的女人，嫁个有钱的老公，生了有钱的儿子，寻花问柳，红杏出墙，颠沛流离，筋疲力尽。我听了一整晚后归纳起来似乎就是这样的，于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的时候不免无故伤心，长吁短叹辗转了许久。

我信誓旦旦地对不断骚扰我的好友说我明年或者后年终于可以嫁人了，对方也舒了一口气，觉得我仿佛就此熬出了头。

她说你写啊，写了那么多爱情，会写绝望的。

所以我就趁着天气好的时候看了我塑造过的那么多爱情。这个年代的男男女女不谈爱情那还谈什么呢。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年代的男男女女如果能谈爱情真是件幸福的事。因为我把我自己的小说看了又看以后才明白过来，我自以为所有被列为爱情的文字或者自以为催人泪下的情感，摆开来，在太阳底下晾晒一遍，它们原来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故弄玄虚苍白的脑袋，所想出来的一些故弄玄虚苍白的东西。

——初初纠缠，身后流言蜚飞，令我察觉得生命中的无知。

这就是我要说的。

关于《时代写作系列》——

我们还是选择了“时代写作”这样一个较为温和的词组来命名我们正在和即将推出的系列作品。但是，不管我们如何温和，仍然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过去的确已成为过去，一个全新的写作时代正在孕育或者已经来临。

社会正在重组，观念正被颠覆，情感已被解构……

因为表达的自由或者还有传播的自由，写作，率先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冲突和变革，并试图或已经描述一个新的时代的生存特征。

就在我们面前，人类的历史在翻开新的一页，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也正在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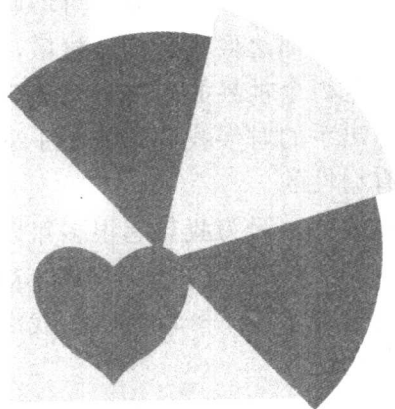
编者

假想生活(自序)	1
小说	1
冷暖自知	2
广州妈妈	25
孔雀东南飞	47
我是怎样变成白骨精的核桃的	68
我的神话, 你的爱情	76
野菊花	89
夜未眠	102
休息日	109
休息日 II	118
爱上那个叫布衣的男子	124
一次永久够不够	132
在你爱我的最后三天	145
初缠恋后	163

随笔	191
一段童年	192
曾经的温柔	195
如果是故乡	202
一醉,且醉成灰.....	205
这么多年	208
记住郎木寺	211
专心喝咖啡	221
上帝也看艺术片	223
上帝也看偶像剧	225
上帝也看周星星	227
附录:芭蕉的光影小城(评论)	刘然 229

CHU CHAN LIAN HOU

小
说



冷暖自知

妹 妹

今年小南生日那天我承认我是很倒霉的。

出地铁的时候，一个面目可憎肮脏幼稚的孩子从自动扶梯跨栏的那边像只野猫般机敏，嗖地就窜到了我的跟前。我觉得全世界的乞丐都有成为运动员的天分，那个孩子伸出手的时候我看到他黑乎乎的小胳膊其实是相当健康有韧性的。

我没理他，因为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也向别人伸出过我的手，但差点失去了整条胳膊，这样的做法相当耻辱。于是我越过他又跨了一级台阶，我没想到他会无药可救地抱住我的腿。

他一句话也不说，闷着脑袋不屈不挠死死抱着我的腿，在没有得到我更进一步的反应以后他用尖利的指甲

划破了我的天鹅绒丝袜及我的皮肤。我抽回一口冷气叫了声：天哪。

我跺了跺脚但没有用，很快地我就抬起另外一只脚用那只坚硬的鞋跟把他踹了下去。我踹在他的肩膀上，骨头很重地响了一声，他的人便咕咚咚滚了三周，然后在下面一个空荡荡的台阶上安稳了。他的胳膊拉着一根跨栏，脸向上仰着，目光狠毒又痛苦地望着我，我想他指甲缝里一定还有我的鲜血。我昂贵的丝袜裂了一个很可耻的口子，在边缘还残留着黑的掌印及一些血液溢出的红色。

这样让我恶心。

身边开始有些围观的人，大部分都很不满地看着我，有个装模作样的中年女人偷偷摸摸地说：摔得好惨哩。

我瞪了她一眼没有理会，直接就向上走去了。然而我觉得那个孩子正在背面诅咒我，他有我的毛皮鲜血及温度，要诅咒起来是很容易的。

当然，对于这个，我并不害怕。

因为我从小就跟随各式各样的诅咒成长，到现在将近三十个年头的时候还是生活得相当健康，也许会比大多数人都健康些。因此我无所谓，只是为他可惜。

我在地铁站口绕了个圈，然后找到一家最近的小商场买了双新丝袜躲到洗手间里换上。我用水洗了洗肮脏的小腿，却不小心碰触了伤口，于是血又流下来了，立刻把我的新袜子也染红了一小圈，像一个女人丰厚的嘴唇一般很暧昧地贴着我的皮肤，有一点点痛。

这时我才忍不住骂了声：妈的。

现在我想说说小南了。她是我的亲生妹妹，之所以我要强调亲生这两个突兀的字眼，是因为我们都觉得两人其中肯定有一个是投错了胎，总之她比世上任何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都更不像我的妹妹。

我和小南，居然会在某一种环境下在我们的母体内交集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以事实看来，不可避免。

小南刚刚从浴室里走出来，一眼就看见我狼狈的腿。她的目光向下垂着，角度分析过以后准确地落在了我的伤口上，她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面向着伤口大约有三秒钟的时间就走开了，到阳台上去使劲甩她的长发好让它们快些干。

我忍不住又骂了声：你妈的。然后把一些买来的熟食连同皮包一起扔到餐桌上。

她甩完头发走进来，神色冷峻地对我说：你好像永远也成为不了一个文明人。

她说这话也不是一次两次，因此我无所谓，虽然无数人说过我脾气暴烈，但近来我越来越少对她发火，何况今天我的火已经由那一脚发完了。更何况今天是小南的生日。

小南穿着睡裙的样子很漂亮，她有好几条各种颜色的厚棉布直身长睡裙，甚至连夏天时也把自己裹成一个圆柱形，密不透风。但那是很隐晦的一种美丽，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自觉这种美丽。她心高气傲，凡事都不在眼里。

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不动声色地吃饭。

我和小南不常在一起吃饭，她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公里的路，周末才回来一趟。但回来后都会很认真地把家收拾一遍，经过她的手的房间以及其它的一些什么就如她的人一般有着密不透风的那种干净。小南说我从来没有清理一个家庭的能力，任何东西到我的手上总是会变糟变烂变成不值一提的垃圾箱里的某种秽物。

她说：就好像今天的生日，你为我祝贺的生日就好像我手上的这个鸡爪一样，不仅难吃，而且冰冷到一点温度都没有，你也不会去加热。

我说：你觉得不好吃你自己可以去热。

小南说：其实我说的是每年我的生日，过得都像一袋垃圾。

我一边啃着鸡爪说：冰冻过的味道也很不错，透心儿凉。

我抬头看着她说：有我帮你过生日已经不错了，我还没指望过你替我祝贺生日的那一天呢。

小南说：我比你小，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生出来的。

她说完把手一摇就进了房，还摔了门，我想她是被气哭了。

我只好一个人孤单地点点头，低声说：有道理。然后接着啃我的鸡爪。在那时，我受伤的腿上还有隐隐的痛感顺着血脉倒行逆施地流上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了。

废 墟

我在这片废墟上拍过照，是路易带我找到的地方。

一些很凄凉的土疙瘩以及大小错综复杂的一堆废弃马桶。什么颜色的马桶都有，虽然日复一日的东风或者北风把熏天的臭气刮得踪影全无，但从那些空洞中仍可看见的残留污垢显示出它曾经不堪的岁月。

那些桶，那些为人所不齿的通道，有的垃圾肯定是冲刷不净的。

路易就让我在这样的废墟里摆了很多姿势，那天照了大概三卷胶卷，黑白的。回去的时候路易搭着我的肩膀说：一定会很棒。

我冲他一笑，说：我相信你。

路易是我在歌厅里认识的男人，是惟一让我在离开歌厅之后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的男人。离开歌厅的那段日子我感觉要和所有的往事决裂，只剩下了两样东西，存款和路易。

路易为我拍的照片是他最成功的一组人物摄影，也是我最美丽的一组影像。路易冲洗了两套，他说要放大一套摆在工作室里，让每个经过门前的人都看到那成群的马桶，以及我。后来果真有不少人看到了它们，大家指

指点点，说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抛弃在马桶上并且露出一副消化不良的表情。

甚至小南都对它们刮目相看，因为她说过我的所有东西都俗不可耐，这次却定定地看了许久才吐出一句：很般配。

好像我是那个应该被马桶冲掉但却始终没能冲掉的一种残余。

路易是个细心的男人，只有他对我说：你是这废墟上惟一的生机。

为了这句话，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天长地久地好好爱他。

还是废墟

那以后我经常都会来废墟里散散步，我总能在这里想起路易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一群肮脏的马桶之间就好像一株青草生长在沙漠上那般地骄傲。

但是也同样脆弱。

我每次都在这里要忍不住地哭泣。尤其在黄昏下，我的胃部一阵一阵地收缩，呼吸一紧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总是见不得那些夕阳，看远处的高空一些青色的黑色的东西潜移过来，随着天空一点点地长大，蔓延，然后变得绚烂。

还有一些杂乱无章的野草们、石子们、土块们，它们也总是一天变一个模样，有时漂亮了有时又丑陋了。有时路易会对我说：你今天很好看。有时他也说：少化妆吧，那些蜜粉是遮不掉鱼尾纹的。

在废墟附近，有些很陈旧稀少的几间房屋。每次我都能看见一位老人坐在门槛上，已经老得让人分辨不出性别，他什么都不做终日坐着，脸很晦涩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张脸应该是不会变化的，因为无法更苍老也不可能再年轻起来。他的断续的弯曲的身板好像整个世纪的轴线，从起点到终点，然后停在某一处，很执着地，停在那里。

我想不知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执着一次。

我记得是路易说的：把生命坚持到老，冷的暖的季节应该都由你自己决定。

最后一个废墟

我决定到歌厅去做事的时候小南气得一个礼拜没有理我，在此之前小南是和我睡在一起的。那天晚上她彻夜未眠，蜷着腿坐在藤椅上一声不吱。我扯着她的胳膊让她上床，她挣扎不过的时候就咬牙切齿地说：下贱。

我立刻反手摔了她一耳光，她却还问我：不是吗？